

他心里住着一个少年

——读庞余亮《小先生》

□余慧

室里无数只眨眼睛的豌豆花”呢？作者的观察力是一流的，因为他是用心在观察。如果老师都能用心去观察孩子，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变得可爱了呢？

《乡村小天才》中，他写到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天才，特别提到那个美术天才，“他会画画，但很孤僻，不愿与人说话。几年后我再遇到他，他已成了一个鱼贩子，全身鳞片闪烁，鱼腥味冲鼻，他看到我时，把头扭向一边，他不想认我。他为什么对学校老师这么怨恨呢？他不说，我也知道，肯定有我们做得不对的地方。”这段文字中，有他对乡村少年过早离开校园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怜惜，更是一名有良知的老师的内心反省。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年少时，还有我的孩子，曾经遭遇过的有意无意的恶意，那种被老师误解却没有辩解机会的遭遇，对心智尚未成熟孩子来说，那真是天塌下来的事情。我们侥幸自愈，但伤痕还在。

我想庞余亮在看到那个孩子时是心疼的，是有些自责的。可如今还有几个老师愿意这样去想？他们恐怕没时间也不愿意去想的。

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是的，我们都

回不去了，但是，我们的初心呢？现在好像谈初心太古板，甚至会被人耻笑。少年心，正是我们的初心呐。少年心，不是无知，是“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留天真”；是历经沧桑却仍然有一颗柔软宽厚的心。

我有一位家在城里却一直在乡村学校工作的女同学，我还认识另一位中师毕业的乡村教师朋友，他们多多少少都有去城市工作的机会，但他们一直留在乡村校园。他们很普通，也很朴实，安安静静、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稀缺的单纯，就像庞余亮笔下的小先生。

我最喜欢《一朵急脾气的粉笔花》：“有一天大雾，我看到办公室门上的粉笔花不见了，我以为谁把它擦去了。可大雾散去，太阳升起来，琅琅的读书声一阵又一阵飞进办公室来。我又看见了那朵粉笔花，粉笔花仍在办公室的门上，就像刚刚画上去似的。”这段文字中除了“琅琅的”，再无更多形容词，美，尽在不言中。正如这样一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小先生》是一本美好的书，它的语言很美，故事也很美。有人会怀疑，真的这么美吗？这样的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乡村生

活，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很多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艰难、落后的一面。但是，那些不美好，丝毫不影响那些美好的存在。我们呈现美好，并不是刻意回避不美好。生活不易，很大程度上有沉重艰难的一面，但作者有意识地过滤掉沉重艰难的部分，只留给读者美好轻松的一面。文学创作者有给予人希望和力量的责任。如果把写作的过程比作制衣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的工序是剪裁，占有庞大的素材，拥有一堆上好的面料，这就要挑选出我们认为最合适的素材或面料。最终呈现的，才是一件精美的作品。

即便是在艰难困苦中，依然有美好发生。而优秀的作家，善于发现美好。

铁凝说过，文学始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小先生》让我们相信，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曾经有这样童话般的真实的存在，它抚慰着我们的身心。

《小先生》语言文字的美学价值无用赘言，但更重要的是，自然、真诚。不用力，不故作高深，不摆架子，没有唬人的噱头，读来轻松、温暖，有一种久违的松弛感，让我们焦躁的心灵得到润泽和慰藉。

《小先生》作为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相较于其文学价值，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社会价值。是在教育环境变得不再单纯的当下，让我们在焦虑中依然相信教育的美好。

庞余亮说，这本书在他心里“养”了30多年，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这30多年里他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少年。

廉吏自少年，清风扬千古

——《江苏历代贤吏为官之道》首章读后

□白本 殷亚平

关现象，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家教的影响。人生的首站，便是家庭；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便是父母。无论古今中外，家庭的教育对于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像书中提及的伊秉绶（1754—1815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父亲教育他为人正直，注重品行，甘于淡泊，一介不取。伊秉绶铭记父亲教诲，以宋儒为宗，注重人格的自我修炼，成为名臣。还有汪廷珍（1757—1827年），官至礼部尚书。他早年丧父，家中贫穷，常饮淡茶，常食腌菜，聊以充饥。其母个性很强，不肯求人，直面现实，教育汪廷珍：“穷不可耻，可耻的是去向别人说穷，向别人祈求帮助。”童年的家教，在他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汪廷珍为人，自立自强，不求于人，待人大度；为官傲然独立，不攀

高官，秉公处理事务。

其次是家学的传承。张谨的故事，尤值品读。他是清初举人，昆明知县，生于书香世家。父亲张靖是一名儒士。外祖父孙森木，也是世代为儒。其母秉承家学，教授张谨学业。张谨参加童子试，考题为《审问之，慎思之》。母亲考他上文是什么？他仅仅答出“博学之”，母亲又为他背诵、讲解：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出自。张谨从此铭记：诚实的人，需要择善固执，即不忘初心。最有趣的是，母亲的家学传承，不是一味灌输，还有启迪与思考。譬如母亲刻意向他提及张汤劾鼠典故，就是引导张谨思辨酷吏与循吏的差别。张汤是史上名宦，但是他小时用残忍的刑罚，审问一只偷肉的老鼠的行为，值得后人反思。循吏也好，

清官也好，目的是帮助百姓，百姓往往也包括违法者。酷吏是一味地借助法律，解决问题，忽视道德价值，并不可取。张谨得益于家学的传输，而非灌输，长大后成为一名善待百姓的清廉官员。

最后是家风的发扬。宋荦（1634—1713年）为清初名宦。宋家人坚守孝道。宋荦十四岁时，护驾立功。日后，顺治皇帝赐宴，他留取珍果，奏明皇上，携果孝敬70岁祖母。顺治赞许他的孝道。祖母教导他，获得还要回报，需要效忠国家。自从顺治入关后，康熙诸帝便推许“以孝治天下”。忠孝合一，蔚然成风，部分官员自孝及忠，清廉守正。像宋荦正是如此，日后政绩极佳，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廉巡抚”。

早在宋代，理学家胡瑗论清廉时，就十分强调“心不可变，德不可改”。《江苏贤吏的少年阶段》告知读者：史上廉洁官员的“心德”，即起源于少年时期学问与道德的有效融合——家教、家学、家风的共同作用。

好看、好懂、有嚼头

——重读《山乡巨变》连环画

□陈健全

去，去了几天跑回来又画了一遍，还是不行，很苦。后来感到老是自己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不行，于是看了些中国传统绘画，《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终于如春蚕吐丝，以中国传统的白描技法，清丽秀润的湖南山乡风貌出来了，从而煌煌500余幅的绘画与原著达到气韵上的通感。在1963年首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该书获得绘画创作一等奖。

为了创作《山乡巨变》，“芒鞋问俗入林深”。他于1959年两度去湖南益阳“下生活”，前后达四个月。他与农民“三同”，“上厕所所要蹲粪缸，睡觉躺在油腻的枕头土上，下地劳动用手舀粪……农民怎么吃喝拉撒，你都得和他们一个样。”扎根生活，融入其中，才能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才能把人物的惯常动作、神态烂熟于胸，他称为“内在视觉”。他在后来谈体会时说：“我到农村去，凡是能看的能做的，我都要看一看做一做。对于不懂的东西，在看和做的过程中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悟出它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记得住，背得出，还用得灵活，画得合情合理。比如一个地区的房屋建筑，都有一定的特点。只要懂得它的结

构原理、格式特征，收集一定带有代表性的素材，在创作时，就可以随意取景变换角度了。”“画连环画最终要表现生活。生活从哪里来？从仔细观察中来。”

正因为带着用心的视角和执著的精神，直接从生活中来，将芸芸世相“烂熟于胸”，各种阅历过的“内在视觉”便在笔底升华。周立波小说中的邓秀梅、盛淑君、亭面糊、刘雨生、秋丝瓜等人物形神兼备、跃然纸上，有的画中人物甚至比小说里的还要入骨三分。比如，贺友直笔下的亭面糊之所以使人一看便知道是小说里写的样子，就是由于画家通过对人物各种状态下的外形描写，来显示人物内在性格的缘故。他那微驼的后背，后弯的圆腿，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神气，一看便知是一辈子肩负重担、艰苦生活造成的畸形躯体；再看那包头布下可亲的脸上，眯着的一双细眼，上弯的嘴角上经常堆着笑意，对什么事都缺乏鲜明的态度，面面糊糊的。他拥护合作化道路，也出席研究合作化的会议，但对会上发生的争论却也漠不关心，如第一册57—59幅，会上人们争论得都快吵翻了天，恰在这时从后房传来一阵粗大的鼾声，待人们循声找去，原来

是他在床上，把脑壳枕在手臂上，睡得正熟。陈大春把他喊醒，他大吃一惊，一边揉眼睛，一边问：“什么事？”好半天才记起正开会的事，还自我宽慰地说：“昨夜没睡好，真是一夜不困，十夜不醒。”那手足无措嗫嚅憨笑的窘态，实在妙趣横生。

同时，在背景刻画上，山乡农家生活中的细节也地道极了。如马灯、南方的茶壶、罩篮、杞柳筐、草筐、泥箕、糠筛、木水桶、竹扫帚、水缸、水瓢、木桌竹椅、锄头、山齿、担绳等等，无不真实可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及不凡的写生功力。

还有，画作处处以景寓情，人景合一。如，首幅画的资江上水面舒缓，舟楫点点，就是一幅精彩的湘中山山水风光图：“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

除了绘画“好看、好懂、有嚼头”之外，贺老的一番创作回顾也耐人咀嚼，予人启示。那就是：“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连环画创作而言的成功之道。

徐媛：名家不作女郎诗

——话说历代才女之十七

□张芳

然她少女时代虽然不大写诗，人却是极慧的，不但读书过目成诵，而且刺绣、纺织等女红活计也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徐媛大约在15岁那年嫁给了家境清寒的松江书生范允临。徐泰时何以给爱女选了这样一门亲事？原来这范允临此时虽境遇不佳，家中根基、门第却相当出色，他是北宋贤相范仲淹的直系后裔，他父亲范惟丕曾与徐泰时同朝为官，范、徐两家交情一直不错。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大概在允临14岁那年，他父亲忽然病故，次年他母亲亦因悲伤过度而离开人世，如此允临就成了一个失去亲人、生活清苦的孤儿——徐泰时同情小范的遭遇，常去看望故人之子，时间长了发现这个比女儿大两岁的小伙子才学、人品其实都很出挑，有一天就萌生了让他成为徐家女婿的念头……经过若干曲折，徐媛高高兴兴与允临结为了百年之好。

徐女士婚后的日子甚是和美。据史料记载，徐泰时曾一再邀请女儿女婿结婚后仍住在自家的东园，徐媛不忍拂逆父亲的好意，便住了下。但范允临有些不愿意，于是私下里叮嘱妻子：我们寄住在何处，可咱们这个小家庭的吃用开销一概自己负担。

徐媛本不想依赖娘家，见新婚丈夫与她心意相通，暗道自己果然没看错人，遂含笑应允了。范允临一直在努力读书以期取功名，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挣钱养家，徐女士便日夜纺纱织布，以出售女红布匹所得贴补家用。眼看妻子一个千金小姐如此辛劳持家，范允临不能不在心中叫几声惭愧，从此更加发奋苦读，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38岁那年金榜题名，高中二甲第七名进士。

那么一直担任着贤内助角色的徐媛怎么会写出了令苏州才子交口称誉的诗文呢？《络纬吟小引》中记述了徐氏学诗的过程：徐媛嫁与范允临没多久，发现他不惟八股文作得好，诗词、书画水平亦非常棒，心里就很向往。不过那时她主要精力放在支持丈夫获取功名上，待允临考中进士后，她方才正式研习诗文。起先，她并不自信，完成一首诗后就偷偷将其藏在一个锦囊里。一日允临忙完公事回家，发现了这个锦囊，打开来读后很认真地对她说：你的诗已不乏可观之处，缺点是有佳句而无佳篇，建议系统读些古人的诗词文章。徐媛认为她说得中肯，“从此泛滥诗书，上采汉魏六朝，下及唐之初盛，已而直溯根源，遂楚之骚赋。”

徐氏之前的文学修养本就深厚，这时有丈夫的点拨，加上后来不时同本地才女陆卿子等人进行诗词酬唱，天长日久就成了当地声名卓著的女诗人。

像许多闺秀诗人一样，范允临在外做官期间，徐媛也曾写过一些柔情似水的赠别诗，如《怀远寄长倩》等。但徐氏后来长期随丈夫宦游江苏南京、云南、贵州等地，见识日益广博，其作品也就一洗从前的婉丽，变得常带一份刚健——至此我们大抵明白了为什么本文开头徐媛能作出那么清新豪健、不带一点点脂粉气的《渔家傲》，既然她曾像一名聪慧异常的男子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千里路，那么她笔端的诗词自带一份潇洒豁达的男儿气，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徐媛的晚年生活亦花好月圆。万历三十六年（1608），厌倦了宦海沉浮的范允临辞官携爱妻回到老家，在风景宜人的苏州天平山麓修造了一处园林，从此和徐媛过着享亭诗酒之乐的隐居生活。

笔走至此，忽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一首爱情诗《致橡树》：我如果爱你……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徐氏拥有的，不正是这种木棉树式的珍贵爱情吗？互依互助、心心相印而独立平等！

徐媛，一位400多年前就已洞悉爱情真谛的苏州才女，一位在狭窄的空间和社会里依然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女子，我以為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让现代女性悟出点什么的。

新书架



《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
马群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亲切自然的对话体，讲述了李泽厚一生之经历、论著、思想、治学、交往等，试图探寻其独特的学思之路。本书形式虽“虚拟”，内容却很“实在”：主要源自李泽厚的各类论著、文章、书信等，经作者重组、拼接、整理，并由李泽厚多次修改、增删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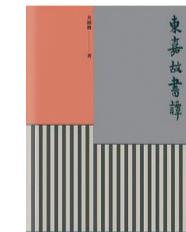
《从师记》
刘跃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后师从著名学者姜亮夫、曹道衡等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新时期的学人中颇具典型性。作者记述了数十年来个人求学与从师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作者是古典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还总结了颇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元与世界》
班布尔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元朝上层政权封建贵族与皇权集权并行，社会治理重商宽松。其所处的世界各个文明都处于十字路口，交流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各种思想、信仰相互融合、碰撞，新的文明在其中孕育。这混乱又充满生机的时代，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颇为陌生。青年学者班布尔汗从读者的各种疑问入手，剖析关于元朝与其所处世界的种种历史细节。



《东嘉故书谭》
方韶毅 文汇出版社

这是一本谈民国老版本的书，只不过谈的都是有关温州的书。东嘉是温州的旧称。虽然有地域的限制，但并不影响这本书有全国性的意义，因为所谈不乏夏承焘、苏渊雷、朱维之、赵瑞蕻、赵超构、唐湜、黄宗江、缪天瑞等国内现代名家的著作，而且涉及刘廷芳、叶永蓁、莫洛等逐渐被学界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生命的厚度：江绪林文集》
江绪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是政治哲学学者江绪林遗作集，收录学术论文、书评、思想性评论、随笔、译文和部分微博文字。“一颗渴望敞开又把自己关在生活门外的心灵，承担孤独的重负，用不多的文字告白了自己的脆弱与珍爱、惶惑与思考。”如他生前好友崇明所言，“浸透于他的生与死中的心灵探求和精神困境，对于每一个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人，都是珍贵的启迪”。